

权 力 精 英

原著 (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
译者 王 崑 许 荣

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精英/(美)米尔斯著;王崑,许荣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7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ISBN 7-305-04214-5**

**I. 权... II. ①米...②王...③许... III. 政治—
问题—研究—美国 IV.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8838 号

The Power Elite, Second Edition

Copyright © 1956, 2000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Afterword
Copyright © 2000 by Alan Wolfe This translation of *The Power Elite*,
Second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0,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 10-2002-022 号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权力精英

作 者 (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

译 者 王 崑 许 荣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686347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25 字数 378 千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ISBN 7-305-04214-5/B·317

定 价 33.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后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做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目 录

总 序

致 谢

第一章 上流阶层 1

第二章 地方社会 34

第三章 大都会四百强 55

第四章 名流显贵 83

第五章 大富翁 116

第六章 行政长官 153

第七章 公司富豪 192

第八章	军界领袖	222
第九章	军方的入阁	255
第十章	政治董事	291
第十一章	平衡理论	315
第十二章	权力精英	348
第十三章	大众社会	380
第十四章	保守情绪	409
第十五章	高层的不道德	430
后 记		450
索 引		470
译 后 记		498

致

谢

现代社会的最上层和最底层都不是著书立说者研究视野中的常客；我们更熟悉的是中间阶层。我们只需观察周围的其人其事就可以了解中产阶级，但是，如果了解最上层和最底层，首先我们必须能发现和描述他们。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现代社会的最上层常常是难以接近的，而最底层往往是深藏不露的。

这种基于全国范围调研之上的若干概念过于笼统，以至于不能把握构成美国精英的诸多集团的林林总总；许多关于他们行为和特征的公众信息是有系统地误导；精英们自己则是忙碌而冷漠的，甚至是遮遮掩掩的一群人。如果根据现成的众多未经处理的素材选择我们的研究领域，我们绝不会选择精英。然而，如果我们想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的某些本质，就不能允许严峻现实的不可能性妨碍我们研究我们确信重要的东西。在缺乏权威和官方支持的前提下，我们着手调查那些试图追根究底人士两眼一抹黑为目的而部分组织起来的现象，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可是，凭借在该条件下我们的所作所为可以断定，我们或许可以使精英们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加入到争论中来，从而学到更多的东西。

■
致
谢

我们对确凿证据的渴求以及对事实真相的需要,绝不意味着推理不再是追求真理的正确方式的重要内容。本书包含三个层面的对话:作者与自己、与想像中的人物的对话,这一部分已经记录在案。随后而来的,不管作者是否意识到了,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观察家之间的对话,他们的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作者和读者的思路。与此同时,在读者的脑海中出现的是他们和自己以及和作者的默默交流,在这种交流中,读者把书中所言与他的经验以及他的发现一一对照。这样一来,作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地把这两种无声的交流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去。在与读者一起推理的过程中,他做的多说的少。在此过程中,他也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开始对过去不甚了了之事有所认知。

我们不想使自己被细节所累,以至于我们把细节存在的世界视之为理所当然。我们既不认为世界是想当然的,也不相信世界是简单的。我们利用事实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们来肯定或否定我们的观点。事实和数据仅仅是正确研究的开端。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使我们所知道的或显而易见的事实有意义。我们不想仅仅盘点存货,而是想发掘含义,因为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意义的问题。

当然,我们已超出了对话的范围,通过对话,我们推理并发现来自于各种专项研究所能得到的成果,我们已经将这些成果引介到发生在“我们的内心世界”(our inner city)的对话中去了。对于解释为什么我们该采用类似随笔的方式来推理,尤其是推理这种无处不在且颇具争议的话题,这些可都是绝妙的理由。一种便利的,我希望是富有成效的方式,能使我们融会各种观点和方法,它允许我们邀请读者成为我们关于美国上流阶层谈话中的一员。

本书的研究基金由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Co-

lumbia University'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提供。在此我向给予帮助的我的同事表示衷心的感谢。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也提供了研究基金,事实上,他们已超出了普通出版者的范畴,帮助我完成此书以及其他著述。初稿完成于 1953 年春,那时我在布兰德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访学,我对该研究机构朋友们的友善表示感谢。1954 年夏,我妻子和我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帕利塞德地区亨廷顿哈特福德基金会(Huntington Hartford Foundation of Pacific Palisades, California)的研究员,我对基金会的同事们在夏季为我们安排如此舒适而有益的工作甚为感激。

我的妻子露丝(Ruth Harper Mills),作为主要的研究者和编辑顾问,构造了本书相当部分的内容。柯林克(Walter Klink)、卢卡斯(Paul Lucas)、泰伯(William Taber)帮助我撰写研究备忘录。我还要向斯坦顿小姐(Mrs. Katherine Stanton)的秘书工作致以谢意,如果没有她,就只有一堆杂乱无章的手稿,而不会有现在这本书。

了解联邦政府、军队或大公司情况第一手资料的若干人士,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将苍白得多。应他们的要求,在此我无法将他们的姓名一一列出以表示谢忱。

慷慨给予我帮助和建议的其他朋友还包括:科舍(Lewis Coser)、弗雷德兰(Louis Friedland)、戈德(Herbert Gold)、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豪(Irving Howe)、亨特(Floyd Hunter)、米兰(Paolo Milano)、H. 米勒(Harry L. Miller)、W. 米勒(William Miller)、森斯(Irving Sanes)、塞利格曼(Ben Seligman)、斯坦普(Kenneth M. Stamp)、斯沃德斯(Harvey Swados)。

第一章

上流阶层

普通人的权力被其所依存的日常生活世界所限制,甚至于在工作、家庭和邻里空间内,他们也似乎常常被他们既不能理解又无法驾驭的力量所驱使。“巨变”虽然在他们的控制之外,但却足以影响他们的言行举止。现代社会的基准体系限制人们不是从自身而是从各个层面去设计人生。现在这些变化压迫着大众社会的男男女女,于是他们感到自己在一个毫无权力的时代茫然失措。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意义上的普通人。随着信息和权力手段的集中,有些人在美国社会占据了可以高高在上往下蔑视的位置,也就是说,他们的决策可能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并非由他们的工作所塑造;他们让成千上万的他人就业和失业;他们不受一般家庭责任的束缚,他们甚至可以逃避责任。他们可能住在酒店和豪宅,但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社群。他们几乎不必“满足日常需求”,就

某些方面而言,他们甚至还创造了这些需求,并且迫使他人满足需求。不管他们是否承认他们的权力,他们的技能和政治经验远远超过普通大众。他们是伯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①所说的“大人物”。大多数美国人形容他们的精英时可能会说:“他们与我们迥然不同”。^②

4 权力精英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超越普通人所处的普通环境;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做出具有重要后果的决定。相对于他们所占据的关键位置而言,他们是否做出如此决定并不重要。行动未果,或决策失败,其行为本身就比作出决策更具影响力。因为他们主宰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等级制度和组织结构。他们支配着大公司,操纵着国家机器并拥有各种特权,掌握军权,占据着社会结构的战略要津,所有这一切集中了他们所享有的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各种有效手段。

权力精英并非千篇一律的统治者。顾问和幕僚,发言人与意见领袖,常常是权力精英中更高层次构想与决策的领航人。紧挨着精英之下的是权力中层的职业政治家们,他们存在于议会、压力群体,以及地方政府的新旧上流阶层中。我们将以奇特的方式揭示那些混迹于权力中层的社会名流们,他们靠不停地炫耀而生存,然而在圈内却从未能炫耀够。即便这些社会名流不处于任何主流阶层的首脑位置,他们也常常有权分散公众的注意力,或蛊惑民心,或更直接地为掌权者出谋划策。社会名流和幕僚多多少少算得上是独立的,如道德批评家和专业人士、上帝代言人以及大众情感的创造者等,都属于正在上演的精英剧中舞台布景的一部分,只不过剧本本身是围绕着等级制度的主角们上演的。

精英的性质和权力的真实情况,并不是当事人知道但不愿透露的某种秘密。这些人对自己在事件和决策的因果关联中所充当的角色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论。他们常常对自己的角色不那么确定,甚至于常常允许自己的忧虑和期待能影响他们对自身权力的评价。不管他们的实际权力有多大,相对于其他人在使用权力时的执着认真而言,他们更倾向于忽视它。不仅如此,美国精英中的大多数人擅长公关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public relations),有时甚至于在独处时也在不断使用,进而逐步相信它。个体对行为角色的察觉,仅仅是便于理解上流阶层所必须考察的若干来源之一。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不存在任何精英,或者至少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该观点以当事人相信自身的判断为依据,或至少是凭借公众的认知而下断言。

不管怎样,还存在着另一种见解,即一些人认为,尽管还很模糊,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紧密而强有力的精英阶层盛行于美国。这一观点以时代的历史潮流为依据,譬如说,他们察觉出军事事件的主导性,并由此推测,将军和海军上将以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其他决策人一定有权有势。他们听闻,国会又一次屈服于由少数人做出的显然与战争与和平问题有关的决策。他们知道,轰炸日本的原子弹是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投掷下的,尽管他们并无暇磋商此事。他们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由重大决策所左右的时代,他们也知道实际上没有做出任何的决定。因此,他们对今朝昨日一视同仁,并由此推论,无论做出决定与否,其核心必然存在着一个权力精英层。

一方面,那些对重大历史事件有相同感受的人假设,存在一个握有重权的精英阶层;另一方面,那些细心收听显然来自于决策层报告的人,往往不相信存在这样一个权力会造成决定性影响的精英阶层。

尽管这两种看法都不充分,但都必须加以考虑。理解美国的权力精英,既不能孤立地理解历史层面中的事件,也不能仅仅接受对公开的决策人报告的个人认知。站在此类精英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并使两者相关联的,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政府、企业和军队的等级制度,构成了权力手段。他们现已具有史无前例的影响力,在其顶层,现代社会的主宰者们,更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美国上流阶层各种角色的社会学钥匙。

6 在美国社会,主要的国家权力已集中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内。其他机构建制似乎滑向了现代历史的边缘,偶尔还要适当地从属于主角。在国家事务中,没有哪个家庭像任何一家大公司那样有权;在时下美国人阅读的肤浅传记中,没有哪个教会像军队组织那样有权;在重要事件的形成过程中,没有哪个大学像国家安全委员会(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那样有权。宗教的、教育的和家庭的制度不是国家权力的自主中心,反之,这些去中心的领域越来越多由三巨头(the big three)所塑造,并且其发展态势极为迅猛和具有决定性。

家庭、教会和学校正在不断适应着由政府、军队和公司塑造着的现代生活,与此同时,三巨头们还把那些无足轻重的制度转换为其实现目标的手段。宗教机构为军队提供随军牧师,使他们成为增强杀戮的道德效果的某种手段。学校挑选和培养人才,使之胜任未来的工作和在军队中的特殊任务。当然,名门望族经过长期的工业革命,已是四分五裂,可在今天,无论何时联邦军队发出召唤,如果必要的话,父与子都将离家服兵役。此外,所有次要制度的符号都被用来使三巨头

的权力和决策合法化。

现代人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他的出生背景和婚姻生活,更多地取决于他所效力的公司,在那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不仅仅取决于他幼年及青少年时期接受教育的学校,而且更多地取决于他的国家,那个与他的整个生命紧紧相连的国家;不仅仅取决于他偶尔聆听上帝教诲才会去的教堂,而且更多地取决于军队,在那里他接受严格的训练。

如果中央集权的政府不能依靠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宣传效忠国家的思想,其领导人将会致力于寻求能够修改去集权化的教育体制。如果五百强企业的破产率像 3 700 万已婚夫妇的离婚率那样高的话,将会出现全球范围的经济灾难。如果军人像信徒背弃信仰那样脱离军队,将会出现军事危机。

在三巨头内,典型的结构单元已经发展壮大,且日益行政化,同时,在决策权之下,显得更为集中化。在这些进展的背后,存在着某种极度的技巧,各结构单元结合并指导运作这一技巧,甚至塑造和加速其发展。

经济——曾经广泛分布着众多的小生产单位的自主平衡的经济——现已被两三百家巨型公司用行政管理和政治手段所左右,经济决策的钥匙被集中掌握。

政治秩序——曾经由一根中轴维系的几十个分权化的州——现已变成一个集中的行政体系,它吸纳了以往分散的诸多权力,渗透到社会结构的每个缝隙之中。

军事秩序——曾经是一个小小的编制,在缺少信任的氛围中以州国民军的形式维系着——现已成为政府最庞大和最昂贵的组成部分;与它那微笑迷人的公关外表相反,军队已成为一个随意扩展的官僚制领域中冷酷而龌龊的效率机器。

在上述每一个制度中,决策人手中的权力手段都有巨大的增加;它们集中化的行政权力都得到了强化;在每一个制度

内,都精心构造和强化着行政当局的过程。

8 当每一个领域变得更广大和更集中时,其行为的后果也更严重,与其他层面的交往也急剧增加。少数大企业的决策依赖于世界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军事部门的决策取决于政治生活以及一定层面的经济活动,同时又酿成政治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悲悲戚戚;政治领域内的决策制约着经济活动和军事计划。一方面,经济;另一方面,政治秩序,包括军事设施对政治和赚钱已经不再无关紧要。在许多方面,政治经济与军事机构及其决策已经携起手来。沿着中欧和亚洲边缘大陆分割的世界两极的每一边,都存在着持续增长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结构交错。^③如果政府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反之,企业也有可能插手政府事务。在结构意义上,这种权力三角是纵横交错的联合董事会的源泉,是当代历史框架的重中之重。

联合董事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危机时刻,如暴跌、战争和繁荣时期,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在每一时期,决策者被诱导去理解各主要机构秩序之间的依存关系。十九世纪,当时所有机构的规模都不大,它们的自由整合是在自主经济中实现的,靠的是市场力量的自主作用,在自主政治领域,整合则是通过谈判和投票实现的。当时人们假定,失衡和磨擦是有限决策引发的,之后,一种新的均衡可能会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出现。如今这种设定已经不复存在了,三大主导性层级顶层的人压根不作此想。

因而最高层的决策往往要么协调一致,要么有些优柔寡断。情况并非总是一成不变。比如,当众多小业主建构了经济时,即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破产了,其后果仍然是地方性的;政治和军事的权威对此不加干涉。可是现在,政治期望和

军方责任是既定的,政治家和军方能承担允许私有制经济的关键环节在经济大萧条中轰然倒下的责任吗?他们只能越来越多地干预经济事务,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另外两种秩序的代理人对任何一种秩序下的控制性决策都虎视眈眈,于是,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抱成了一团。

在这三个已经扩展和集中了的领域的最上层,由经济、政治和军事精英组成的上层圈子正冉冉升起。在经济的最上层,在公司富豪中间,是行政长官;在政治秩序的顶层,是政治领袖;在军事机构的顶端,是围绕在参谋长联席会议(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和军方高层周围的身兼军职的政治家精英。鉴于这三大领域彼此间的渗透融合,鉴于决策在结果上趋向于追求整体,三种权力的掌门人,军界领袖(the war-lords)、企业行政长官(the corporation chieftains)、政治董事(the political directorate),倾向于齐心协力,共同组成美国的权力精英。

二

人们常常根据其成员的所有来判断那些处于领导地位及其周围的上流阶层:这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价值昂贵的物品和经验。从这个角度看,精英们是一群拥有可能拥有的一切的绝大部分,通常包括金钱、权力和声望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生活方式的人。^①但精英不单单是拥有最多东西的人,因为,如果他们在重要机构中没有地位,他们就不可能“拥有最多东西”。这种制度是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必要基础,同时,也是行使权力、获得和保持财富、用金钱支付声望的更大需求的主要手段。

我们所说的“强势”(the powerful),当然指的是那些即便有他人在反对,也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的人。于是乎,没有人是真正强有力的,除非他有渠道使之顺利进入主要机构的大本营。在这些真正强有力的权力机构的辅佐下,真正强有力的人诞生了。上层的政治人物和政府的核心官员掌握着这种制度化的权力;军事将领们也是如此;大企业的主要股东和行政长官们也不例外。的确,并非一切权力都依附和运作在这一类机构中,但只有在它们中间,并且借助它们,权力才或多或少得以延续和变得有意义。

同样,财富的攫取和掌握是在公共机构之内或通过公共机构进行的。仅仅凭大富翁的一面之辞,是无法理解财富金字塔(the pyramid of wealth)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继承巨额遗产的家族现已得到现代企业机构的补充;名门望族中的每一个人不是百万富翁,就是与身家百万的企业公司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这种联系始终是合法,甚至常常是刻意安排好的。

现代企业是财富的主要源泉,然而,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机构也在敞开和关闭通往财富的诸多捷径。收入的数量和来源,消费品和生产资本方面的权力,都由我们在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决定。如果我们对富豪的兴趣不局限于对他们的大肆挥霍或守财奴式的消费,就必须考察他们与企业财产的现代形式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政府的现代形式的关系;因为,现在这种关系决定着人们保障巨额财产和获取高收入的机会。

声名显赫对社会结构的各主要环节亦步亦趋。显然,声望依靠宣传机器(the publicity machine)的传输,这一点多半可以肯定,如今这架机器已经构成现代美国所有大机构的中心的和普遍特征。此外,大企业、政府和军队层级的特点之一